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一

武一

宗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慈日禪師正益開士進

示鄂守熊祠部

雅叔

近世士大夫多欲學此道而心不純一者病  
雜毒入心雜毒既入其心則觸途成滯觸  
途成滯則我見增長我見增長則滿眼滿耳。  
卷一  
只見他人過失殊不能退步略自檢察看遂  
日下得牀來有甚利他利己之事能如是檢  
察者謂之有智慧人趙州云老僧逐日除二  
時粥飯是雜用心餘外更無雜用心處且道

這老漢在甚處著到若於這裏識得他面目  
始可說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未  
能如是當時時退步向自己腳跟下子細推  
窮我能知他人好惡長短底是凡是聖是有  
是無推窮來推窮去到無可推窮處如老鼠  
入牛角驁地偷心絕則便是當人四楞塌地  
歸家穩坐處妙喜不得已說這惡口於了事  
漢分上看來正是不識好惡撒屎撒尿忽然  
撞著箇皮下有血底爛椎一頓也怪他不得  
今既無其人不妨教這漢恣意亂說已是不

識好惡不免向泥裏洗上說些沒滋味話然  
第一不得向我說處會此是士大夫作聰明  
底第一義也世間出世間法不得言一不得  
言二不得言有不得言無一二有無於光明  
藏中亦謂之毒藥亦謂之醍醐醍醐毒藥本  
無自性作一二有無之見者對病醫方耳光  
明藏喻太虛空一二有無喻日月晝夜夜暗  
時太虛空未嘗暗晝明時太虛空未嘗明日  
晝夜自相傾奪如一二有無之見相傾相  
奪於光明藏無異可中有箇英靈漢不受這

般惡水潑一念緣起無生只這相傾相奪底  
皆是當人逐日受用底家事前所云醍醐毒  
藥是也士大夫學此道多求速效宗師未開  
口時早將心意識領解了也及乎緩緩地根  
著一似落湯螃蟹手忙腳亂無討頭處殊不  
知閻家老子面前受鐵棒吞熱鐵丸者便是  
武一這領解求速效者更不是別人所謂希得返  
失務精益求精如來說為可憐愍者近世士大  
夫千萬人中覓一箇半箇無此病者了不可  
得紹興丙子秋經由鄂渚邂逅能使君叔雅

一見傾倒便以此道相契却能退步向實頭  
處著到如說而行不似泛泛者彊知彊會彊  
領略直要到古人脚蹠實地處不疑佛不疑  
孔子不疑老君然後借老君孔子佛鼻孔要  
自出氣真勇猛精進勝丈夫所爲願猛著精

彩努力向前說處行處已不錯但少噴地一  
下而已若有進無退日用二六時中應緣處  
不間斷則噴地一下亦不難然第一不得存  
心在噴地一下處若有此心則被此心障却  
路頭矣但於日用應緣處不昧則日月漫久

自然打成一片何者爲應緣處喜時怒時判  
斷公事時與賓客相酬醉時與妻子聚會時  
心思善惡時觸境遇緣時皆是噴地一發時  
節千萬記取千萬記取世間情念起時不必  
用力排遣前日已曾上聞但只舉僧問趙州  
武一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纔舉起這一字  
世間情念自沾沾地矣多言復多語由來返  
相誤千說萬說只是這些早道理驕然於無  
字上絕却性命這些道理亦是眼中華  
示徐提刑濟

此事如青天白日皎然清淨不變不動無滅無增各各當人日用應緣處頭頭上明物物上顯取之不得捨之常存蕩蕩無礙了了空虛如水上放葫蘆拘牽他不得惹絆他不得古來有道之士得之向生死海內頭出頭沒全體受用無久無餘不見有生死塵勞之狀如析栴檀片片皆是將甚麼作生死塵勞生死塵勞從甚麼處起收因結果時却向甚麼處著既無著處則佛是幻法是幻三界二十五有十二處十八界空蕩蕩地到得這箇田

地佛之一字亦無著處佛之一字尚無著處真如佛性菩提涅槃何處有也故傳大士有言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學道人理會不得一向去古人入道因緣上求玄求妙求奇特覓解會不能見月亡指直下一刀兩段水嘉所謂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於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塵勞中妄自囚執如來說為可憐愍者不見巖頭和尚有言汝但無欲無依便是能仁都來只有一箇父母所生底肉塊子一點氣不來便屬他

人所管肉塊子外更有甚麼把甚麼作奇特  
玄妙把甚麼作菩提涅槃把甚麼作真如佛  
性士大夫要究竟此事初不本其實只管要  
於古人口案上求知求解直饒你知盡解盡  
一大藏教臘月三十日生死到來時一點也  
武一  
使不著又有一種纔聞知識說如是事又將  
心意識搏量卜度云若如此則莫落空否士  
大夫十箇有五雙作這般見解妙喜不得已  
向他道你未曾得空何怕之有如船未翻先  
要跳入水去見伊不領略不惜口業又爲打

葛藤一上云只這怕落空底還空得也無你  
眼若不空將甚麼觀色耳若不空將甚麼聽  
聲鼻若不空將甚麼知香臭舌若不空將甚  
麼嘗味身若不空將甚麼覺觸意若不空將  
甚麼分別萬法佛不云乎無眼耳鼻舌身意  
無色聲香味觸法乃至十二處十八界二十  
五有乃至聲聞緣覺菩薩佛及佛所說之法  
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及說此法者聽此法者  
作如是說者受如是說者皆悉無有得如是  
了喚作空耶喚作不空耶喚作佛耶喚作菩

薩耶喚作聲聞耶喚作緣覺耶喚作菩提涅槃耶喚作真如佛性耶道我聰明靈利不受人謾試向這裏定當看若定當得出上宿草庵且在門外若定當不出切忌開大口說過頭話大丈夫漢決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緣武一五一等打破面皮性懲堅起脊梁骨莫順人情把自家平昔所疑處貼在額頭上常時一似糟粕遙相印證一句來一句去末後我多得生死事在念不肯自疑愛疑他人纔聞有箇士大夫要理會這事先起無限疑了也謂渠一件事方有趣向分若道我世間文字至於

九經十七史諸子百家古今興亡治亂無有不知無有不會只有禪一般我也要知我也要會自無辯邪正底眼驀地撞著一枚杜撰禪和被他狐媚如三家村裏傳口令口耳傳授謂之過頭禪亦謂之口數子禪把他古人糟粕遙相印證一句來一句去末後我多得一句時便喚作贏得禪了也殊不肯退步以生死事在念不肯自疑愛疑他人纔聞有箇士大夫要理會這事先起無限疑了也謂渠要做美官又有聲色之好如何辦得這般事

似這般底比比皆是無一人真實把做一件  
未了底事晝三夜三致致死在茶裏飯裏喜  
時怒時淨處穢處妻兒衆頭處與賓客相酬  
酢處辦公家職事處了私門婚嫁處都是第  
一等做工夫提撕舉覺底時節昔李文和都  
尉在富貴叢中參得禪大徹大悟楊文公參  
得禪時身居翰苑張無盡參得禪時作江西  
轉運使只這三大老便是箇不壞世間相而  
談實相底樣子也又何曾須要去妻孥休官  
罷職咬菜根苦形劣志避喧求靜然後入枯

禪鬼窟裏作妄想方得悟道來不見龐居士  
有言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鐵  
牛不怕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華鳥木人本體  
自無情華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這是  
何慮菩提道不成在世俗塵勞中能不忘生  
死事雖未即打破漆桶然亦種得般若種智  
武  
之深異世出頭來亦省心方亦不至流落惡  
趣中大勝耽染塵勞不求脫離謂此事不可  
容易且作歸向信敬處似此見解者不可勝  
數士大夫學道與我出家兒大不同出家兒

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一鋤一鉢日用應緣處無許多障道底窶家一心一意體究此事而已士大夫開眼合眼處無非障道底窶魂若是箇有智慧者只就裏許做工夫淨名所謂塵勞之儕爲如來種怕人壞世間相而求實相又說箇喻云譬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若就裏許如楊文公李文和張無盡三大老打得透其力勝我出家兒二十倍何以故我出家兒在外打入士大夫在內打出在外打入者其力弱在

內打出者其力彊彊者謂所乘處重而轉處有力弱者謂所乘處輕而轉處少力雖力有彊弱而所乘則一也方外道友徐敦濟乃妙喜三十年前夷門道舊纔一邂逅便以此道相期與令弟敦立時時來圓悟先師處激揚箇事決欲臘月三十日四大分散時要得這一著子有下落正如他人要資談柄紹興初予住徑山因持鉢吳門再得一見又二十年復在鄂渚相遇因以此軸求指示信意一揮寫至此不知前面所說何事而一軸已終千

說萬說直說曲說只是爲徐敦濟生死疑根  
未拔只教就未拔處看箇話頭僧問趙州狗  
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行住坐卧但時時  
提掇驕然噴地一發方知父母所生鼻孔只  
在面上勉之勉之

示鮑教授荅

諸佛出世祖師西來隨衆生根器所宜應箇  
時節而已據實而論無說無示無聞無得故  
巖頭有言若以實法繫綴人莫道受他信施  
只土亦銷不得以是觀之諸佛諸祖亦只作

得箇證明底主人耳不見舍利弗問文殊師  
利曰諸佛如來不覺法界耶文殊答曰諸佛  
尚不可得云何有佛而覺法界法界尚不可  
得云何法界爲諸佛所覺如是則亦不見有  
師亦不見有弟子亦不見有說法者亦不見有  
有聽法者亦不見有說如是義者亦不見有  
受如是義者亦無文殊亦無舍利弗亦無諸  
佛亦無祖師亦無法界爲諸佛所覺亦無諸  
佛而覺法界亦不曾有鮑居士此軸子亦無  
來處妙喜亦不曾引筆行墨既是一切皆不

曾有即今忉忉怛怛一絡索惡口却安頓在甚麼處咄若有安頓處則有也鮑居士但恁麼觀作是觀者名爲正觀作他觀者名爲邪觀如或尚作邪正見也怪妙喜不得

示妙淨居士

趙灝使  
師重

既已知有此段大事因緣決定不從人得則便好頓捨外塵時時向自己腳跟下推窮推來推去內不見有能推之心外不見有所推之境淨倮倮赤灝灝設可把如水上放葫蘆無人動著常蕩蕩地拘牽他不得惹絆他不

得撥著便動觸著便轉如是自在如是散脫如是靈聖不與千聖同途不與衲僧措借直能號令佛祖佛祖號令他不得當人知是般事便好猛著精彩向百尺竿頭快進一步如進得這一步則不異善財童子於普賢毛孔刹中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如是而行盡未來劫猶不能知一毛孔中刹海次第刹海藏刹海差別刹海普入刹海成刹海壞刹海莊嚴所有邊際似這般境界亦不是外邊起心用意修證得來只是當

人脚跟下本來具足底道理耳不見德山和尚有言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督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怎麼說話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前所云內不見有能推之心外不見有所推之境便是這箇道理也這箇道理向事上覲則疾若向意根下思量卜度則轉疎轉遠矣所以釋迦老

武一九  
子在法華會上只度得箇八歲底女人華嚴會上只度得箇童子涅槃會上只度得箇屠兒看他這三箇成佛底樣子又何曾向外取證辛勤修學來佛亦只言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只說爲他保住而已且不說有法可傳令汝向外馳求然後成佛幸有如此體格何故不信苟能直下信得及不向外馳求亦不於心內取證則二六時中隨處解脫何以故既不向外馳求則内心寂靜既不於心內取證則外境幽閑故祖師云境緣無好

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彊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當知內心外境只是一事切忌作兩般看記得鴻山問仰山妙淨明心子作麼生會仰山云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鴻山云汝只得其事仰山云和尚適來問甚麼鴻山云妙淨明心仰山云喚作事得麼亦無所受慕地於無所受處不覺失聲大笑一巡時便是歸家穩坐處也多言多語返相銬置且截斷葛藤

示呂機宜

元

是人知得世間有爲虛妄不實底道理及至

立道號曰妙淨居士師重勉之行住坐卧造次顛沛不可忘了妙淨明心之義妄念起時不必用力排遣只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舉來舉去和這舉話底亦不見有只這知不見有底亦不見有然後此語

武一十  
亦無所受慕地於無所受處不覺失聲大笑一巡時便是歸家穩坐處也多言多語返相銬置且截斷葛藤

不可思議事可以於生死岸頭爲舟爲航爲憑爲仗故時時退步肯向腳跟下推究乃爲

對境遇緣驀地撞在面前不隨他去則被伊穿却鼻孔定也蓋無始時來熟處太熟生處太生雖暫識得破終是道力不能勝他業力且那箇是業力熟處是那箇是道力生處是然道力業力本無定度但看日用現行處只有一箇昧與不昧耳昧却道力則被業力勝却業力勝則觸途成滯觸途成滯則處處染著處處染著則以苦爲樂故釋迦老子謂滿慈子曰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爲色空周徧法界是故於中風動空

澄日明雲暗衆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這箇是昧道力而被業力勝者釋迦老子又曰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於中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徧十方界身舍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這箇是現行處不昧道力而勝業力者然兩處皆歸虛妄若捨業力而執著道力則我說是人不會諸佛方便隨宜說法何以故不見釋迦老子

曰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前所云道力業力本無定度是也若有智慧丈夫兒借道力爲器仗攘除業力業力旣除道亦虛妄所以道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未識得破時千難萬難識得破後有甚難易龐居士曰凡夫智量狹妄說有難易離相如虛空盡契諸佛智戒相亦如空迷人自作持病根不肯拔六是弄華枝要識病根麼不是別物只是箇執難執易妄生取捨

者這箇病根拔不盡生死海裏淳沈直是無出頭時昔張拙秀才纔被尊宿點著病源便解道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里礙涅槃生死是空華要得直截不疑佛祖不疑死生但常放教方寸虛豁豁地事來則隨時撥置如水之定如鑑之明奸惡妍醜到來逃一毫不得信知無心自然境界不可思議近世叢林有一種邪禪執病爲藥自不曾有證悟處而以悟爲建立以悟爲接引之辭以悟爲落第二頭以悟爲枝葉邊

事自己既不曾有證悟之處亦不信他人有證悟者一味以空寂頑然無知喚作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遂日墮却兩頤飯事事不理會一向此箇盧都地打坐謂之休去歇去纔涉語言便喚作落今時亦謂之兒孫邊事武一十三將這黑山下鬼窟裏底爲極則亦謂之祖父從來不出門以己之愚返愚他人釋迦老子所謂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此輩名爲可憐愍者有一種士大夫末上被這般雜毒入在心識中縱遇真正善知識與說

本分話返以爲非此輩正妄世之所謂虎鬼者不獨被伊害却性命又返爲之用殊不知覺除非夙有願力常以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二事貼在鼻孔尖上茶裏飯裏靜處閑處念念孜孜常似欠却人萬百貫錢債無所從出心骨煩悶回避無門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當怎麼時善惡路頭相火絕也覺得此時正好著力只就這裏看箇謠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看時不用博量不用註解不用要得分曉不用向開口處承

當不用向舉起處作道理不用墮在空寂處  
不用將心等悟不用向宗師說處領略不用  
掉在無事甲裏但行住坐卧時時提撕狗子  
還有佛性也無無提撕得熟口議心思不及  
方寸裏七上八下武一如咬生鐵板設滋味時切  
莫退忘得十三如此時却是箇好底消息不見古  
德有言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  
心何用一切法非但祖師門下如是佛說一  
大藏教盡是這般道理衆生惡業障重逐日  
下得牀來便心識紛飛思量名利擔却人我

妄想顛倒從旦至暮如鉤鎖連環相續不斷  
都不厭惡乍起一念向此箇門中著意思量  
便要我會心意識安排不到便生煩惱早要  
罷休有著甚來由之說如此者不可勝數舜  
元道友即不然旣知缺減界中種種虛妄一  
心一意向自己腳跟下理會生從何處來死  
向何處去既不知來處又不知去處現今歷  
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  
無是真實是虛妄直待到如人飲水冷煙自  
知不向他人口頭受處分忽然噴地一發到

究竟安樂大休大歇處方始自肯以此軸來  
求指示掇筆信手一揮遂成一段葛藤然則  
事不孤起起必有由若一向作葛藤會又爭  
得不見昔日子胡和尚有言祖師西來也只  
箇冬寒夏熱夜暗日明只爲你徒無意立意  
無事生事無内外彊作內外無東西謾說東  
西所以奢摩不能明了以至根境不能自由  
以是評量舜元不曾來妙喜處求法語妙喜  
元不曾寫一字冬寒夏熱夜暗日明內外中  
間東西南北元不曾移易增減一絲毫許何

以故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既無一法  
與人即今寫底是箇甚麼說冬寒夏熱內外  
中間者又是箇甚麼東西南北不曾移易一  
絲毫者又是箇甚麼吐有也不可得無也不  
可得冬寒夏熱也不可得內外中間也不可  
得作如是說者亦不可得受如是說者亦不  
可得一絲毫亦不可得舜元亦不可得妙喜  
武一十四  
亦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不可得中只麼  
得舜元到這裏合作麼生參只這作麼生參  
亦無著處然後此語亦不受此語既不受妙

喜決定無說舜元決定無聞無說處是真說  
無聞處是真聞如是則妙喜即是舜元舜元  
即是妙喜妙喜舜元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嘉州大像與黃連陝府鐵牛滿口苦苦不  
苦分明覷見沒可覷咄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一